

72511/49546(3)

3

吳太伯

齊太公

魯周公

古史世家

一至三

CM 0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Lab D50 2° 95/0/2

81/0/0

66/0/0

51/0/1

35/0/0

20/0/0

29/19/54

55/39/33

42/57/29

82/4/79

51/50/13

50/28/29

38/14/16

66/16/18

50/-5/-22

43/-14/21

55/-9/-25

71/-32/0

62/34/60

40/9/-43

52/48/17

31/21/-21

72/-23/57

73/19/68

古史世家目次



一卷

吳太伯

二卷

齊太公

三卷

魯周公

四卷

燕召公

五卷

蔡叔

曹叔

六卷

陳杞

七卷

衛康叔

八卷

宋微子

九卷

晉唐叔

十卷

楚

十一卷

鄭

十二卷

越王勾踐

十三卷

趙

十四卷

魏

十五卷

韓

十六卷

田敬叔

世家目次

終

重訂古史全本

宋眉山蘇轍著

轍著

明西陵

吳弘基

全訂

明雲間陳子龍閣

吳百朋

吳太伯世家第一

古史八

吳太伯、太伯弟仲雍，皆周太王之子，而王季歷之兄也。季歷賢而有聖子昌，太王欲立之，於是太伯、仲雍二人逃奔荊蠻，以避季歷。季歷立為王，季而昌為文王。太伯之奔荊蠻，自號句吳，荊蠻義之，從而歸之千。

理曰太伯心同伯

古史

吳太伯世家第一

一

夷而才似
國而不失
國。○句者
夷之發聲

鄧以讚曰
吳自壽夢
始興史公
雅云嘉太
伯之讓然
以篇法觀
之只似至
壽夢乃八
題前但八
世系耳

餘家立為吳太伯太伯卒無子弟仲雍立仲雍斷髮

文身羸以為飾以從荆蠻之俗左傳吳太軍熱謂子

夫不出門此何禮也子貢對曰太伯端委以治吳仲

雍嗣之斷髮文身羸以為飾豈禮也哉有由然也太

史公曰太伯斷髮文身示不可用失之矣仲雍卒子季簡立季簡卒子叔

達立叔達卒子周章立是時周武王克殷求大伯仲

雍之後得周章周章已君吳因而封之乃封周章之

弟於周之北故夏墟是為虞仲列為諸侯語曰虞仲夷逸宮之

奇云太伯虞仲太王之昭則仲雍號虞仲矣今周章

之弟亦號虞仲虞其國仲其字故爾然則仲雍之號

虞仲抑以其後封虞故耶周章卒子熊遂立熊遂卒子柯相立柯

相卒子強鳩夷立強鳩夷卒子餘橋疑吾立餘橋疑

吾卒子柯盧立柯盧卒子周繇立周繇卒子屈羽立

屈羽卒子夷吾立夷吾卒子禽處立禽處卒子轉立

轉卒子頗高立頗高卒子句卑立是時晉獻公賂周

比虞公假道以滅虢因以滅虞句卑卒子去齊立去

齊卒子壽夢立壽夢始大稱王自壽夢已下始有其年計壽夢二年當成

公七年自太伯作吳五世而武王克殷封其後為二其

太史公曰
余讀春秋
古文乃知
中國之虞
與荆蠻句
吳兄弟也

陳仁錫曰
此一段史
記墨

吳弘基曰
屬役于楚

怨萌也吳
始伐楚構
怨之始也

一吳在蠻夷其一虞在中國十二世而晉滅中國之
虞中國之虞滅一世而蠻夷之吳興蓋壽夢以前常
役屬於楚大夫申公巫臣與其令尹嬰齊爭田與
其司馬側爭夏姬出奔晉楚莊王卒嬰齊側殺巫臣
之族而分其室巫臣怨之王壽夢二年巫臣請於晉
侯而使於吳壽夢說之乃通吳於晉以兩之一卒適
吳舍偏兩之一焉教吳用兵乘車使其子狐庸為吳
行人教之畔楚吳始伐楚伐巢伐徐入州來見於春

秋十年會諸侯於鍾離十六年楚嬰齊伐我克鳩茲
至於衡山我獲其將鄧廖復伐楚取駕嬰齊遂以憂
死十八年使壽越如晉悼公使魯衛先會我善道
遂會諸侯于戚二十五年王壽夢卒子諸樊立楚共
王卒吳因其喪伐之戰于庸浦我師大敗獲我公子
黨王諸樊二年會諸侯于回晉將為我謀楚其大夫
士匄不義我伐楚喪而止初王壽夢有子四人長曰
諸樊次曰餘祭次曰夷昧次曰季札季札賢壽夢欲

鍾惺曰自
是太王季
歷宗法然
卒以釀亂
可見家法
之當慎也

立之季札讓不可故立諸樊諸樊既除喪將立季札

季札辭曰曹宣公之卒也曹人不義曹君將立子臧

子臧去之以成曹君子曰能守節君義嗣也誰敢

奸君有國非吾節也札雖不才願附於子臧以無失

節固立之棄其室而耕乃舍之會稽毗陵縣秋楚公

子貞伐吳擊之獲公子宜穀十二年楚為舟師以

伐吳無功而還吳召舒鳩人畔楚十三年楚屈建伐

舒鳩吳救之敗焉楚遂滅舒鳩十二月諸樊伐楚門

于巢牛臣曰吳王勇而輕若啟之將親門我獲射

之必殪諸樊門焉牛臣射之卒有命立弟餘祭欲以

次必致國於季子以稱先王壽夢之意王餘祭三年

齊慶封有罪自魯來奔封之朱方吳地記曰朱方秦改名丹徒四

年伐越獲俘以為閹使守舟餘祭觀舟閹弑之弟夷

昧立史記餘祭十七年而後夷昧立蓋失不考之春秋也使季札聘於諸侯凡

諸侯之賢者札無不友也王夷昧二年使屈狐庸聘

于晉六年楚靈王合諸侯于申遂以諸侯伐吳圍朱

鍾惺曰季
國非
却難
以
君然
之所

方執齊慶封殺之。而盡滅其族。冬吳伐楚。入棘櫟麻。以報七年楚人復以諸侯伐吳。敗楚師于鵠岸。楚王以駟至于羅汭。吳使蹇由犒師。楚人執之。楚師及汝清。吳有備。楚無功而還。八年。楚遠洩伐徐。吳救之。敗楚師于房鐘。獲宮廡尹棄疾。十四年。楚棄疾入楚。靈王死。乾谿遺兵圍徐。以懼吳。十五年。楚棄疾入楚。靈王死。楚師還自徐。吳敗之。豫章獲其五師。冬吳滅州來。楚平王初立。不敢爭。十七年。王夷昧卒。欲立季札。逃

去。吳人立夷昧之子僚。王僚二年。使公子光伐楚。戰于長岸。吳師大敗。喪其乘舟餘皇。楚人整而守之。光使長鬣者三人。伏於舟側。曰我呼餘祭則對。師夜從之。二呼皆迭對。楚人從而殺之。楚師亂。吳人大敗之。取餘皇而歸。四年。楚城州來。楚歸蹇由。五年。楚平王以讒逐其太子建。誅太子之師伍奢。子負奔吳。言伐楚之利。公子光曰。是宗為戮而欲反其讐。不可從也。負曰。光將有他志。余姑為之。求士而鄙以待之。乃

王鑿曰。伍氏之禍楚。益一敵矣。
吳弘基曰。轉想甚利。

負亦智深
勇沉人也
○按鱣設
諸史記作
專諸

見鱣設諸而耕于野公子光者王諸樊之子也常以
為若兄弟相授則季子當立季子不立則長子之子
當立者也故陰養士欲襲王僚八年吳伐州來楚遠
越帥師及諸侯之師救之公子光敗頓胡沈蔡之師
于雞父胡子髡沈子逞滅獲陳夏鬻楚師大奔九年
楚為舟師以略吳疆吳人踵之遂滅巢及鍾離十一
年楚平王卒十二年王僚欲因楚喪而伐之使其母
弟掩餘燭庸帥師伐楚圍潛使季子聘于上國以觀

鍾惺曰可
見吳重季
子然為季
子者愈難
矣

諸侯楚人禦之楚師強吳師不能退公子光曰此時
也。不可失也。謂鱣設諸曰我王嗣也。事若克季子雖
至。不吾廢也。鱣設諸曰王可弑也。毋老子弱。是無若
我何。四月。光伏甲於窟室。而享王。王亦以甲為衛。光
偽足疾入於窟室。使鱣設諸置劍于魚中以進。抽劍
刺王。弑之。王屬亦殺鱣設諸。公子光自立。是為王闔
閭。以鱣設諸之子為卿。季子至。曰苟先君無廢祀。民
人無廢主。社稷有奉。國家無傾。乃吾君也。吾誰敢怨。

吳弘基曰。一負一語。其之治亂。定矣。天禍人國。豈偶然哉。

哀死事生。以待天命。非我生亂立者從之。先人之道也。復命。哭墓。復位。而待掩餘奔徐。掩餘燭庸皆吳王僚弟。燭庸奔鍾吾。楚殺郤宛。伯州犂之孫。嚭亡奔吳。以為太宰。王闔廬元年。舉伍負以為行人。三年。闔廬使徐人執掩餘。使鍾吾人執燭庸。二公子奔楚。人封之於養。將以害吳。闔廬怒。執鍾吾子而伐徐。滅之。闔廬問於伍負曰。初而言伐楚。余知其可也。而恐其使余往也。又惡人之有余之功也。今余將自有之矣。伐楚何

馮夢楨曰。譚兵甚奇。

如對曰。楚執政衆而乘。莫適任。患若為三師以肆焉。一師至彼。必皆出彼。出則歸彼。歸則出楚。必道散。亟肆以罷之。多方以誤之。既罷而後。以三軍繼之。必大克之。闔廬從之。四年。侵楚。伐夷。侵潛。六。楚沈尹成帥師救潛。吳師還。楚師遷。潛於南岡。而還。吳師圍弦。左司馬戍右司馬稽帥師救弦。及豫章。吳師還。始用伍負之謀也。五年。吳始用師於越。晉史墨曰。歲及三紀。越其有吳乎。越得歲而吳伐之。必受其凶。七年。桐叛。

王鏊曰。楚侯益一敵。

楚闔廬使舒鳩氏誘楚人。僞畏楚。爲之伐桐。敗楚師于豫章。圍巢。克之。獲公子繁。八年。蔡昭侯如楚。瓦欲其驕驕。尹囊瓦欲其衰。與佩弗子。唐成公如楚。瓦欲其驕驕。馬亦弗與。皆三年止之。蔡侯歸如晉。請伐楚。晉人求賂於蔡。弗得而止。蔡侯因伍負伯嚭。以其子乾與大夫之子爲質于吳。以謀楚。九年。闔廬從蔡侯。唐人以伐楚。瓦禦之。陳于柏舉。闔廬之弟夫槩王欲戰。言于王曰。楚瓦不仁。其臣莫有死志。先伐之。必克。王弗許。夫槩王曰。臣義而行。不待命可也。以其屬先擊瓦。之卒奔。吳師大敗之。五戰及郢。楚昭王出奔。隨吳入郢。以班處宮。子山處令尹之官。夫槩王欲攻之。懼而去之。夫槩王入之。十年。越入吳。秦遣兵救楚。師及秦師。大敗夫槩王于沂。吳師屢奔。夫槩王歸自立。闔廬乃歸。夫槩王與王戰。敗奔楚。爲堂谿氏。十一年。吳太子終纍敗楚舟師。獲潘子。臣小惟子。及大夫七人。楚大懼。遷郢都。十九年。吳伐越。子句踐禦之。

許。夫槩王曰。臣義而行。不待命可也。以其屬先擊瓦。之卒奔。吳師大敗之。五戰及郢。楚昭王出奔。隨吳入郢。以班處宮。子山處令尹之官。夫槩王欲攻之。懼而去之。夫槩王入之。十年。越入吳。秦遣兵救楚。師及秦師。大敗夫槩王于沂。吳師屢奔。夫槩王歸自立。闔廬乃歸。夫槩王與王戰。敗奔楚。爲堂谿氏。十一年。吳太子終纍敗楚舟師。獲潘子。臣小惟子。及大夫七人。楚大懼。遷郢都。十九年。吳伐越。子句踐禦之。

王世貞曰。人之智畧。才具非不足也。而世仇安之。恬不之耻。亦散心勝耳。故吳越之報甚烈。志有以決之也。

按周禮王會諸侯享

禮十有二。年上公九。年侯伯七。年子男五。年。

陳于檇李。吳師敗。靈姑浮以戈擊闔廬。闔廬傷。將指取其一履。還卒於陘。子夫差立。使人立於庭。苟出入。必謂已曰。夫差而忘越王之殺而父乎。則對曰。唯不敢忘。三年乃報越。王夫差二年。敗越于夫椒。遂入越。越子以甲楯五千。棲于會稽。使大夫種。因吳太宰嚭以行成。夫差將許之。伍員諫不聽。遂及越平。初闔閭之入楚也。使召陳懷公。懷公不從。夫差既克越。乃侵陳。以修先君之怨。七年復伐陳。八年夫差及魯侯會。

于鄆。徵百牢。魯人辭以禮。弗聽。魯人以吳無能為也。遂伐邾。執邾子。益邾茅夷鴻。請救於吳。九年為邾伐魯。為城下之盟。而還。齊悼公娶于魯季氏季姬。與季魴侯通。魯人不敢歸。悼公怒。請師于吳。將以伐魯。歸季姬。季姬嬖。十年使人辭師于吳。王怒。城邾溝。以通江淮。且使倣師於魯。將以伐齊。十一年夫差會魯侯。邾子邾子伐齊。人弒悼公。以訖夫差哭之。軍門之外三日。徐承以舟師自海入齊。師敗之。乃還。

陳仁錫曰。將取之。故與之。越得之矣。

茅坤曰。吳爭長于中國。而諱越之入。驕為禍胎也。

楚子期伐陳。吳使季子救陳。不戰而還。十二年。齊人伐魯。來請師。夫差為魯伐齊。戰于艾陵。大敗齊師。獲齊國書。吳之將伐齊也。越子率其眾朝焉。王及列士皆有饋。伍員又諫弗聽。使人屬其子於齊鮑氏。為王孫氏。王聞之。使賜之屬縷以死。十三年。夫差會魯侯于橐皋。又會衛侯于郟。衛人嘗殺吳行人。且姚於是。吳人藩衛侯之舍。魯使子貢為衛君辭焉。乃舍衛侯。十四年。夫差會晉侯魯侯于黃池。六月。越子伐吳。

大敗吳師。獲太子友。王孫彌庸壽於姚。遂入吳。人告敗於王。惡其聞也。自到七人於幕下。秋七月辛丑盟。吳晉爭先。晉趙鞅欲戰。乃長晉侯。既盟而歸。及越人平。十六年。楚子西子期伐我。及桐汭。十八年。越子來伐。禦之笠澤。我師大敗。二十一年。公子慶忌。驟諫於王曰。不改必亡。弗聽。遂適楚。聞越將伐吳。請歸平越。遂歸。欲除不忠者。以說於越。吳人殺之。冬。越圍我。晉趙襄子使楚隆來弔。二十三年。越滅吳。越王勾

踐使告王母死。將居王於甬東。辭曰：「孤老矣，不能事君。乃縊越人以歸。」

蘇子曰：「吳自太伯至壽夢十九世不通中國。壽夢以下始與諸侯盟會七世而亡。然孔子作春秋終以蠻夷書之。謂之吳而不人。蓋禮義不足故也。春秋諸侯國而不人者三。楚始稱荆而已。僖元年書楚人伐鄭。文九年書楚子使椒來聘。自是遂與諸侯齒。而吳越終春秋不人。此其禮義存亡之實也。故予因春秋所

吳弘基曰
吳楚越一
傳之中三
致意焉故
成綱點出

書而推考三國得失之效。以為吳越皆戰勝攻取。能服人矣。而無禮義以自將。吳欲以乘陵諸夏而不知止。故闔閭之後覆亡而不救。越能自安於蠻夷無意於王伯。故句踐之後固陋而無聞。至于楚禮義雖不足道。而亦無愧於齊晉。故其後遂與戰國相終始。由是觀之。禮義之於為國。豈誣也哉。

韋昭曰：「武王追封為吳伯。故曰吳太伯。吳之封域在禹貢揚州三江震澤之野。後稱王。跨距江淮之

地。○正義曰。太伯居梅里。在常州無錫東南。至二
十一代孫光。築闔閭城居之。今蘓州。○索隱曰。荆
者楚之舊號。以州而言之。此言自號句吳。之名起
於太伯。地在楚越之界。故稱荆蠻。○索隱曰。左傳
曹宣公卒於師。曹人使公子負芻守。使公子欣時
逆喪。負芻殺其太子而自立。傳云會於戚。討曹成
公也。諸侯將見子臧于王而立之。子臧曰。為君非
吾節也。逃奔宋。杜預云。負芻成公也。欣時子臧也。

揚慎慎曰。尚書首堯典。舜典。春秋首隱公。世家首
吳太伯。列傳首伯夷。貴讓也。

鍾惺曰。太伯不肯剪商。因而去國。非失天下也。
卒為吳開國之祖。全其不有天下之節。而又不失
國。若虞仲在周。又不當有國。而得國于吳人。亦何
憚而不為忠孝也。○季札古之篤于友者也。所至
以人才為念。不識其賢者不已。與人處。忠告動人。
蓋有心用世人也。獨愛身一念太重耳。故凡事皆

不肯犯手。當闔閭弒立之際。越避負捷。與晏子處。崔杼之亂。同一智權。是古今一大鄉愿也。○伍負奔吳。不歸王僚。而客公子光。光欲有光。而用之也。伐楚之利。光不使負之說得行于王僚。光欲有負。而用之也。英雄心計。各不相讓。而相為用如此。至負求勇士。鱗設諸進之光。退而耕於野。以待鱗設諸之事。藏身觀世。節次地步。何其妙也。陳仁錫曰。吳之興。以讓。始于太伯乎。季札繼之矣。

吳之亡。以爭。終于夫差乎。闔閭啟之矣。

索隱曰。千是字。尚是其名。○譙周曰。呂尚常居牛子朝歌。賣飯于孟津。影作蟻。齊太公呂尚者。東海上人也。其先為堯四岳。佐禹平水土。有功。封於呂。姓姜氏。商周之際。或封於申。呂尚其苗裔也。蓋常事紂。無道去之。年已老矣。聞周西伯善養老者。往歸之。隱於漁者。西伯將出獵。卜之曰。所獲非龍非虜。非虎非熊。所獲伯王之輔。於是西伯

吳太伯世家卷一

終

索隱曰。牙
是字。尚是
其名。○譙
周曰。呂望
常屠牛于
朝歌。賣飯
于孟津。
彫作螭

齊太公世家第二

古史九

齊太公呂尚者。東海上人也。其先為堯四岳。佐禹平
水土。有功。封於呂。姓姜氏。商周之際。或封於申。呂尚
其苗裔也。蓋常事紂。無道。去之年。已老矣。聞周西
伯善養老者。往歸之。隱於漁者。西伯將出獵。卜之。曰
所獲非龍。非麋。非虎。非熊。所獲伯王之輔。於是西伯
獵得太公於渭之陽。與語。大說。曰。自吾先君太公曰。
當有聖人適周。以興。子真是耶。吾太公望子久矣。

吳弘基曰。飢渴虛懷。正從誕率。中拓出。

按劉向別錄曰。師之尚之。父之尚之。故曰師尚父。

陳仁錫曰。趨時若恐不及。所以佐武亦所以定齊。按齊都臨淄。在青州。禹貢岱山。

故號之曰太公望。載與俱歸。立為師。太公善用兵。自西伯之伐大戎。伐密。伐崇。三分天下。其二歸周。太公常主其兵事。及文王崩。武王伐殷。太公益老矣。然其用兵不衰。方為將。詩人稱之曰維師尚父。時維鷹揚。涼彼武王。肆伐大商。會朝清明。及武王克殷。封太公於齊。營丘。與周公召公皆留佐天子。武王有疾。太公召公將為王穆卜。周公乃以身請命三王。疾有瘳。及武王崩。管叔蔡叔疑周公不利成王。周公與二公

謀出兵東伐。既克管蔡。而成王亦疑周公。惟二公明。周公無他志。然不敢言。雷風之變。二公乃道成三啟。金縢之書。得周公代成王之說。王悟。復迎周公。周公召公卒。留相周。而太公以老。東就國。道宿逆旅。逆旅之人曰。吾聞時難得而易失。客寢甚安。殆非就國者也。太公聞之。夜衣而行。黎明至國。萊侯以兵爭營丘。伐敗之。太公乃修政事。因其俗。簡其禮。通工商之業。便魚鹽之利。民多歸之。故齊為大國。王使召公命之。

之陰維淄
之野

吳弘基曰
齊風殘枝

于胡
公之烹哀
公始之。

曰五侯九伯女實征之以夾輔周室賜之履東至海
西至河南至穆陵北至無棣齊由此得專征伐盖太
公卒年百有餘矣其後五世皆反葬于周子丁公伋
立丁公入周為虎賁氏書顧命太保命仲相南宮毛
俾爰齊侯呂伋以二千戈虎
賁百人逆子釗于南門之外丁公卒子乙公得立乙公卒子癸公
慈母立癸公卒子哀公不辰立紀侯諸哀公于周
烹哀公而立其弟靜是為胡公胡公徙都薄姑當周
夷王時哀公母弟山怨胡公乃與其黨帥營丘人襲

殺胡公而自立是為獻公元年盡逐胡公子徙
薄姑都臨菑九年獻公卒子武公壽立九年周厲王
奔彘二十四年周宣王立二十六年武公卒子厲公
無忌立厲公暴虐胡公子復入齊人欲立之為之
攻殺厲公胡公子亦戰死齊人乃立厲公子赤是為
文公誅殺厲公者七十人文公十二年卒子成公脫
立成公九年卒子莊公購立二十四年周東徙洛六
十四年莊公卒子僖公祿父立二十四年公及鄭伯

如紀將襲之。紀人知之，不克。三十三年，僖公卒，子襄公諸兒立。四年，公會魯桓公于濼。魯桓夫人，公之女弟也，未嫁而私焉。及會魯侯，與姜氏皆來。公復通之。魯侯譴之以告，公怒，享魯侯，使公子彭生拉而殺之。魯人來討，殺彭生以說。五年，遷紀邢鄆，部齊將滅紀。紀侯知不敵而耻，下齊。七年，紀侯使其弟季以鄆來附。八年，紀侯遂去其國。紀夫人伯姬卒，公使以禮葬焉。襄公無禮而好兵，民不堪命，使連稱管至父戍葵

丘。期至弗代，故謀作亂。僖公母弟夷仲年，生公孫無知，有寵於僖公，衣服禮秩如適。襄公絀之，故二人因之以作亂。公遊於姑棼，遂田于貝丘。見大豕，從者曰：「公子彭生也。」公怒曰：「彭生敢見，射之。」豕人立而啼，公懼墜于車，傷足，喪屨，就舍而賊至，遂弑公而立無知。僖公之子二人，子糾，魯姬子也；小白，衛姬子也。襄公立，無常鮑叔牙曰：「君使民慢，亂將作矣。」奉小白出奔莒。亂作，管夷吾召忽奉子糾奔魯。明年，雍廩殺無知。

子龍曰：彭生則也。承何人也。立而無措也。一也。寫殆盡。亦借物。心之文。

六弘基曰。按晁錯有言。五伯不及其臣。此語說桓管之確。然射小白之時。小白死。以管仲。管仲不知。畢仲公先。實史記。公坐瀆魯。

魯莊公及齊大夫盟于莒。以兵納于糾。小白自莒先入。及魯侯戰于乾時。管夷吾射小白。中鈞。魯師敗績。小白立。是為桓公。使鮑叔牙以兵脅魯曰。子糾親也。請君討之。管召讐也。請受而甘心焉。魯人殺子糾于生竇。召忽死之。管仲請囚。鮑叔受之。及棠阜而稅之。歸而以告曰。管夷吾治於高。後使相可也。公從之。故管仲得專治齊國。於是定四民之居。連五家之兵。作內政。以寓軍令。設輕重。通魚鹽之利。以贍貧窮。祿賢

世貞曰。齊者來。

能。反侵地。重聘幣。以親諸侯。二年。魯用曹劌。敗我師于長勺。四年。宋萬弑其君捷。五年。公會諸侯于北杏。以平宋亂。宋人背北杏之會。六年。公會單伯及諸侯伐宋。及宋人平。七年。公會諸侯于鄆。始霸諸侯。十四年。陳人殺其世子禦寇。陳厲公之子完來奔。桓公將以為卿。完讓不受。以為工正。其後為田氏。十九年。王使召伯廖來錫公命。且請伐衛。討立子頹。二十年代衛。敗之。取賂而還。二十二年。山戎伐燕。桓公為燕伐

山戎至孤竹。二十四年，狄伐邢，管仲言於公曰：「戎狄
狼不可厭也。諸夏親暱，不可棄也。宴安酖毒，不可
懷也。」詩云：「豈不懷歸，畏此簡書。」曷救邢以從簡書乎？
二十五年，救邢，魯莊公卒，公子慶父殺其世子般。公
子友奔陳，魯人立閔公。及魯侯盟于落姑，召季友
于陳而歸之。冬，使仲孫湫如魯省難。仲孫歸曰：「不去
慶父，魯難未已。」公曰：「若之何而去之？」對曰：「難不已，將
自斃。」公曰：「魯可取乎？」對曰：「不可。猶秉周禮，周禮所以

本也。臣聞之：國將亡，本必先顛，而後枝葉從之。魯不
棄周禮，未可動也。君其務寧魯難而親之，親有禮，因
重固。間携貳，覆昏暴，霸王之器也。二十六年，慶父復
弑閔公，季友殺慶父而立僖公。魯莊公之夫人哀姜，
齊女也，通於慶父，知其謀，故出奔邾。桓公召而殺之。
使高傒平魯難，狄滅衛，懿公死，桓公立。戴公使公
子無虧帥車三百乘，甲士三千人，以戍之。歸之乘馬
祭服五稱，牛羊豕鷄狗皆三百，與門材，歸其夫人魚

史記僖字
皆作釐

軒重錦三十兩。二十七年，復帥諸侯之師救邢，人潰出奔師，遂逐狄人，具邢器用而遷之。師無私焉。邢遷於夷儀，因而城之。二十八年，帥諸侯城楚丘，以封衛。邢遷如歸，衛國忘亡。九月，盟諸侯于貫。始會江黃，從於楚者服。楚人侵鄭，二十九年，公會諸侯于陽穀，謀為鄭伐楚。公與蔡姬乘舟于囿，蕩公懼，禁之不從，公怒，歸之，未之絕也。蔡人嫁之。三十年，公會諸侯伐楚，先侵蔡，潰遂伐楚。子使問于師曰：「何故？」

涉吾地，公使管仲對曰：「昔召康公命我先君太公曰：『五侯九伯，女實征之，以夾輔周室。』楚貢包茅不入，王祭不共，寡人是徵。昭王南征不復，寡人是問。楚子對曰：『貢之不入，寡人之罪也。昭王之不復，君其問之。』水濱師遂進，次于陘，以待之。楚子使屈完如師，以觀齊。完見諸侯之師而畏之，請盟，公許之。師退，盟于召陵。陳轅濤塗謂鄭申侯曰：『師出於陳鄭之間，國病矣。若出於東方，循海而歸，可也。』以告公，許之。申侯見曰：『師』

老矣出於東方而遇敵柰何不如出於陳鄭之間公說與之虎牢執轅濤塗而伐陳三十一年周惠王將廢太子鄭而立帶鄭懼來告公爲之合諸侯于首止以定其位王怒使周公召鄭伯以從楚鄭伯逃歸不盟三十二年公帥諸侯伐鄭三十三年復會諸侯于甯母以謀鄭管仲言于公曰臣聞之招携以禮懷遠以德禮不易無人不懷桓公修禮于諸侯諸侯官受方物鄭伯使太子華聽命于會子華言于公曰洩

氏孔氏子人氏三族實違君命若去之我以鄭爲內臣公將許之管仲曰君以禮與信屬諸侯柰何以姦終之子父不好之謂禮守命共時之謂信遠此二者姦莫大焉公曰諸侯有討於鄭未捷今苟有釁從之不亦可乎對曰君若緩之以德加之以訓辭而帥諸侯以討鄭將覆亡之不暇豈敢不懼若總其罪人以臨之鄭有詞矣何懼君其勿許鄭必受盟公辭焉鄭伯請盟周惠王崩太子鄭懼不立使來告難三十

四年公會王人及諸侯于洮三十五年公會宰周公
及諸侯于葵丘王使周公賜公文武胙命無下拜公
曰天威不遠顔咫尺小白敢貪天子之命無下拜下
拜登受晉獻公來會不及遇周公周公曰齊侯不務
德而勤遠畧故北伐山戎南伐楚西為此會也東畧
之不知西則否矣君務靖亂無勤於行晉侯卒里克
殺奚齊卓子公以諸侯討之及高梁而還三十六年
公使隰朋立晉惠公三十七年戎伐京師三十八年

原子龍曰
之法斷續
麻史記

公使管仲平戎于周使隰朋平戎於晉三十九年淮
夷病杞公會諸侯於鹹以謀杞四十年公及諸侯城
緣陵以封杞四十一年楚伐徐公會諸侯盟於杜丘
救徐伐厲是歲管仲隰朋皆死初管仲說桓公以霸
事桓公告之曰吾有大邪三不幸而好田夜至禽側
莫而後反不幸而好酒日夜相繼不幸而好色姊妹
妹有不嫁者其尚可以霸乎管仲曰惡則惡矣然非
其急也夫見賢而不能用害霸也與賢者圖事而與

吳弘基曰。霸道之難。類語已盡。利目前而害久遠。宜為君子所不屑。

小人疑之害霸也。非此二者不害于霸。故桓公三夫。人六嬖妾。嫡庶不明。而管仲不禁。終以此敗。桓公既。霸諸侯。將封泰山。禪梁父。曰寡人南伐至召陵。望熊耳。北伐至孤竹。西伐大夏。涉流沙。東馬懸車。登太行。至卑耳。諸侯莫違寡人。寡人兵車之會。三乘車之會。六九合諸侯。一匡天下。昔三代受命。何以異於此乎。管仲固諫不聽。乃說桓公曰。古之封禪。鄗上之黍。北里之禾。所以為盛。江淮之間。一茅三脊。所以

為藉。東海致比目之魚。西海致並翼之鳥。凡物不召而至者。十有五焉。今鳳凰麒麟不來。嘉穀不生。而蓬蒿藜莠茂。鵙梟數至。而欲封禪。無乃不可乎。桓公乃止。及管仲病且死。公問群臣誰可使相者。管仲曰。知臣莫如君。公曰。易牙何如。對曰。殺子以適君。非人情。不可。公曰。開方何如。曰。倍親以近君。非人情。難近。公曰。豎刁何如。曰。自宮以適君。非人情。難親。管仲死。桓公不用其言。卒近三子。二年而禍作。四十二年。周以

云寬曰。前此何以同。朝吾不能為神解也。

吳弘基曰
管仲死二
句連看見
仲開係
不小

戎難來告，徵諸侯以戍周。淮夷病，鄆公會諸侯於淮。遂城鄆，後人病，夜登丘而呼，曰：齊有亂，不果城而還。桓公夫人三王姬、徐姬、蔡姬皆無子，長衛姬生無虧，小衛姬生惠公，鄭姬生孝公，葛嬴生昭公，密姬生懿公。宋華子生公子雍，公與管仲屬孝公於宋。襄公以為太子，易牙有寵於衛姬，因鑿刁以薦羞於公，亦有寵，公許之，立無虧。管仲死，五公子皆求立。四十三年冬十月乙亥，桓公卒，易牙豎刁因內寵以殺群吏，立

吳弘基曰
宋亦尋國
苦而與鄰
却之禍慕
虛名而償
實害宋襄
有焉雖然
宋襄方入
孝公于齊
而孝公即
惡其求伯
而伐之非
人情也

公子無虧，孝公奔宋。十二月乙亥，赴辛巳夜殯。桓公之子立者五人，無虧立。三月死，次孝公，次昭公，次懿公，次惠公，孝公昭元年。宋襄公以諸侯伐齊，三月齊人殺無虧，將立孝公，不勝。四公子之徒遂與宋人戰。五月，宋敗齊師於龐，立孝公而還。八月，葬桓公。二年，宋襄公將求諸侯而虐杞鄆之君，諸侯患之。於是陳穆公請修好于諸侯，以無忘桓公之德。冬，諸侯盟于齊。宋人不會。六年，公伐宋，圍緡，討其不與盟也。九年

亦

公伐魯，人辭以義，不克而還。魯人以楚師伐我，取穀。寘桓公子雍，易牙奉之，以為魯援。楚申公叔侯成之，桓公之子七人，為七大夫於楚。十年，孝公卒，弟昭公潘立。昭公元年，使大夫天從晉，文公敗楚師于城濮。楚申叔釋穀而去。昭公娶于魯，曰叔姬，生子舍。無寵。公弟商人驟施於國，而多聚士。十九年，昭公卒，舍立。商人弑舍而讓其兄元，曰：爾求之久矣，我能事爾，不可使多蓄憾。商人自立，是為懿公。魯人告于

史記
作兩
我聞

王求昭姬焉。王使單伯來請，公執單伯，并執昭姬。懿公元年春，魯使季孫行父如晉，為單伯昭姬請，乃歸。單伯秋復遣師侵魯，復使季孫告于晉。晉侯會諸侯于扈，謀將伐我，以賂免。歸昭姬，既而復伐魯，遂伐曹。曰：何故朝魯？二年，將及魯平。魯侯有疾，辭，公不許。魯使襄仲納賂，乃盟于鄆丘。三年，公復伐魯，及魯侯盟于穀。公之為公子也，與邠歆之父爭田，弗勝。及即位，掘而別之，而使歆僕，納閭職之妻，而使職參乘。四

古史

齊太公世家卷二

十二

職作庸職
五月懿
公遊于申
池二人浴
戲職曰斯
足子戎曰
奪妻者二
人俱病此
言了怨謀
與公游竹
中二人歲
懿公車上
棄竹中而
亡去

年夏五月公遊于申池二人謀弑公納諸竹中齊人
惡公廢其子而立元是為惠公魯文公卒魯人將殺
惡及視而立宣公以告公許之惠公元年魯人以賂
求會公及魯侯會于平州取魯濟西田十年復歸之
惠公卒子湏公無野立崔杼有寵于惠公高國畏其
逼逐之于衛頃公七年晉卻克來聘公惟婦人而觀
之卻子登婦人笑於房卻子怒歸請伐齊晉侯弗許
公使高固晏弱蔡朝南郭偃會晉侯于斷道高固逃

歸晉人執三子八年晉侯伐我至於陽穀盟於繒以
公子彊為質晉師還魯宣公不事齊晉既盟懼而
乞師於楚楚師不出九年晉魯盟于赤棘十年公伐
魯又敗衛師于新築魯衛使大夫乞師于晉以伐我
皆主卻克晉侯使卻克帥車八百乘來伐戰于鞏卻
克傷于矢而鼓不止我師敗績公右逢丑父與公易
位將及華泉驂絙于木而止晉司馬韓厥及之執繫
馬前將以公歸丑父使公下如華泉取飲公乘佐車

以免韓厥獻丑父。郤克將戮之，呼曰：「自今無有代其君任患者矣。」乃舍之。晉師及馬陘，公使國佐賂之以紀。麇玉磬與地，晉人不可，曰：「必以蕭同叔子為質，而使齊之封內盡東其畝。」對曰：「蕭同叔子寡君之母也。吾子布大命于諸侯，而曰必質其母，是以不孝，令也。先王疆理天下，物土之宜，而布其利，故詩曰：『我疆我理，東南其畝。』今使齊畝必東，唯吾子戎車是利，無乃不可乎？」魯衛皆為我請，晉人許焉。七月，盟于爰婁，歸。

魯汶陽之田，十一年公朝于晉。

左傳齊侯朝于晉，授玉。郤克曰：「此行也，君

為婦人之笑辱也。寡君未之敢任。太史公誤以玉為王。故曰頃公朝晉，欲尊王。晉景公且齊晉敵國，豈有王晉之理哉。十六年，晉人歸我魯汶陽田。十七年，頃公卒。

子靈公環立。八年，公會諸侯伐鄭，國佐從公。初，慶克

通于聲孟子，鮑牽知之，以告國佐。國佐謫之，夫人怒。公歸自會，夫人訴之，曰：「高鮑將不納君而立公子角。國子知之，公不察，刑鮑牽而逐高無咎，高弱以盧叛。公使崔杼為大夫，使慶克佐之，帥師圍盧。國佐還自

鄭如盧師殺慶克以穀叛公與之盟而復之盧降九年殺國佐以慶封為大夫慶佐為司寇召鮑國及國弱于魯而立之十年晉悼公始霸及諸侯之大夫圍宋彭城齊人不會晉人來討使太子光為質於晉十一年公伐萊人賂夙沙衛以索馬牛皆百匹師乃還七月晉荀瑩合諸侯之大夫于戚以謀鄭齊人不會荀瑩以為言冬復會于戚崔杼及滕薛小邾之大夫皆往二十五年晉平公會諸侯于溴梁與諸侯宴

令諸大夫歌詩必類高厚之詩不類將盟高厚高厚逃歸公伐魯秋公復伐魯圍成魯使叔孫豹告於晉二十六年公伐魯圍桃高厚伐魯圍防二十七年公伐魯冬晉侯以諸侯來伐公禦之平陰登巫山以望晉師畏其衆逃歸臨菑諸侯遂圍臨菑公將走郵棠太子光諫乃止諸侯之兵侵及濰沂而還初公娶于魯生光以為太子諸子仲子戎子戎子嬖仲子生牙屬之戎子戎子請以為太子公許之仲子曰不可光

吳弘基曰
天下亦有

不貪權勢
如仲子者
乎。千古慧
以遠東太
光徒之
未也。

之立列於諸侯矣。君必悔之。公曰：在我耳。遂東太子光，使高厚、夙沙衛傅牙。二十八年，公疾，崔杼微逆光，疾病而立之，是為莊公。五月，靈公卒，莊公殺戎子而執牙、夙沙衛，以高唐叛。崔杼殺高厚，公圍高唐，執夙沙衛醢之。三年，晉逐其大夫欒盈，會諸侯于商任，以錮欒氏。欒盈自楚適齊，公厚之。晏嬰諫，不聽。四年，晉將嫁女于吳，公使析歸父媵之，以藩載欒盈，內之曲沃，以兵隨之。伐晉，上太行，入孟門，欒盈作亂，不克而

死。公還自晉，不入，遂襲宮門于且于，傷股而還。五年，公畏晉討，欲見楚子。楚子使遠啟疆來聘，公使陳無宇報之。楚子為我伐鄭，公又為王城郊，以說初。崔杼娶東郭姜，公通焉。驟如崔氏，以崔杼之冠賜人。崔杼怒，以其間伐晉也，將弑公。以說晉六年夏五月，莒子來朝，饗之。崔杼稱病不視事，公往問焉，遂從姜氏。姜與杼自側戶出，公拊楹而歌，侍人賈舉為杼間，公止。眾從者而入，閉門。甲興，公登臺而請弗許，請盟弗許。

請自办於廟弗許公踰墻射之中股反隊遂弑之立
靈公之子杵臼是為景公崔杼為右相封慶為左相
太史公曰崔杼弑其君杵殺之其弟嗣書而死者二
人其弟又書乃舍之南史氏聞太史盡死執簡以往
聞既書乃還崔氏側莊公于北郭葬于士孫之里四
妻不蹕下車七乘不以兵甲晉侯會諸侯于夷儀將
伐我以莊公說且厚賂之乃止崔杼之妻生成及疆
而死復娶東郭姜生明姜以孤入曰棠無咎與東郭

陳仁錫曰
一語大義
凜然

偃相崔氏崔成有疾廢之而立明景公二年崔成請
老於崔杼許之偃與無咎弗予成與疆怒將殺之以
告慶封慶封問盧蒲癸曰彼君之讎也天將棄之
矣子何病慶封許之崔成及疆遂殺偃與無咎崔杼
怒求人使駕不得使寺人御而出見慶封慶封曰請
討之使盧蒲癸往遂滅崔氏成疆與東郭姜皆死崔
杼無歸亦縊慶封當國者酒而好田與慶舍政而飲
於盧蒲癸氏慶舍召盧蒲癸王何而嬖之二人皆莊

劉辰翁曰。諸大夫豈持公道者。皆疾慶氏。則幸而有公論耳。

茅坤曰。仇未誅。則不葬。

公之黨也。將反慶氏以報莊公。諸大夫皆疾慶氏。癸與王何。復使襄人滅諸大夫。膳以怒之。三年十一月乙亥。嘗慶舍泣事。欒高陳鮑以甲圍而殺之。慶封歸伐公宮不克。奔魯。自魯奔吳。與之朱方。聚其族而居。富於在齊。崔氏之亂。喪群公子及慶氏。亡公孫寗。公孫薑為政。皆召之。而反其邑於盧。蒲嬰。僂。崔杼之尸。改葬莊公焉。九年北燕伯款來奔。十二年公如魯。請伐北燕。歸而伐燕。將納燕伯。晏嬰曰。不入燕。有君

矣。吾君賄左右諂諛。作大事不以信。未嘗可也。十三年燕人歸燕姬。賂以瑤壘玉。橫竿耳。不克而還。公孫寗之子欒施。薑之子高疆。皆嗜酒。信內多怨。與陳氏鮑氏有惡。十六年。或告陳鮑曰。欒氏高氏將攻子。陳鮑皆授甲。使視欒高。則皆飲酒。陳無宇曰。彼雖不信。聞我授甲。將逐我。及其飲酒。先伐諸陳鮑。方睦。遂伐欒高。高疆曰。先得公。陳鮑焉往。遂伐虎門。不克。戰于稷。欒高敗。施及疆出奔魯。凡逐於欒高者。子山。子商。

鍾惺曰千
古篡臣作
不可不

子周子成子公之孫捷無宇皆召而反其邑益其祿
公子公孫之無祿者私分之邑國之貧約孤寡者私
與之粟公與無宇莒之旁邑辭穆孟姬為之請高唐
陳氏始大十八年公朝于晉之侯以公燕投壺晉人
曰有酒如淮有肉如坻寡君中此為諸侯師中之公
曰有酒如澠有肉如陵寡人中此與君代興亦中之
晉人不說十九年晉侯將盟諸侯于平丘齊不可晉
侯使叔向來讓懼而從之二十六年公疥遂疢期而

不瘳諸侯之賓問疾者多在梁丘據與裔歛請誅祝
固史嚮以辭賓公說以告晏子晏子止公而勸公修
德公為之寬政毀關去禁薄歛已責而疾有間三十
一年魯昭公來奔公唁之野井取鄆而居之三十二
年將納魯侯命無受魯貨梁丘據取貨於季孫言於
公曰宋元公為魯君如晉卒于曲棘叔孫昭子求納
其君無疾而死不知天之棄魯邪抑魯君有罪於鬼
神故及此也君姑使群臣卜之若可而後君繼之無

此晏子直
將齊劫危
亡。一。口。說
出。故。斥。指
陳氏。令。君

脩德以勝
焉。

自辱焉。公從之。師及魯侯。圍成不克。秋公及諸侯盟于鄆陵。謀納魯侯。三十三年齊有彗。公將禳之。晏嬰曰無益也。天之有彗以除穢也。君無穢德又何禳焉。若德之穢禳之何損。公說乃止。公與晏嬰坐于路寢。公嘆曰美哉室。其誰有此乎。嬰曰敢問何謂也。公曰吾以為在德。對曰如君之言其陳氏乎。陳氏雖無大德而有施于民。豆區釜鐘之數。其取之公也薄。其施之民也厚。公厚歛焉。陳氏厚施焉。民歸之矣。詩曰雖

無德予女。式歌且舞。陳氏之施。民歌舞之矣。後世若少惰。陳氏而不亡。則國其國也。已。公曰善哉。是可若何。對曰維禮可以已之。在禮家施不及。國民不遷。農不移。工賈不變。士不濫。官不滔。大夫不收。公利。公曰善哉。我不能矣。吾今而後知禮之可以為國也。對曰禮之可以為國也久矣。與天地並。四十五年公會鄭伯。盟于鹹。公會衛侯。盟于瑣。以畔。晉使國夏伐魯。四十六年魯侯三來侵我。使國夏帥師伐之。晉士鞅帥

師救魯四十七年魯陽虎來奔請師以伐魯鮑文子
諫曰陽虎有寵於季氏將殺季孫以不利魯國而求
容焉君富於季氏而大于魯國此固陽虎所欲傾覆
不可許也公執陽虎逃奔晉秋公伐晉克夷儀衛
侯來會晉伐我師四十八年公會魯定公于夾谷犁
彌言於公曰孔丘知禮而無勇若使萊人以兵劫魯
侯必得志焉公從之孔丘以魯侯退以禮讓公愧
焉乃歸魯鄆謹龜陰之田以謝五十一年公會衛侯

樓史記五
十八年夏
景公夫人
燕姬適子
死景公寵
妾芮姬生
子荼少
其母賤無
行諸大夫
恣其為嗣
乃言願擇
諸子長賢
者為太子
景公老惡
言嗣事又
愛荼母欲

伐晉之范中行氏叛公與魯衛交救之公之夫人曰
燕姬無子鬻姒之子荼嬖諸大夫恐其立之也請於
公願立太子公曰二三子為樂耳何憂無君五十八
年公疾使國夏高張立荼寘群公子於萊秋公卒孺
子荼元年田乞偽事高國每朝必駮乘謂之曰子得
君大夫皆自危欲作亂又謂諸大夫曰二子將去貴
寵以定君盍及其未作先之大夫從之六月田乞鮑
牧及諸大夫以甲入于公宮高國乘如公戰敗國夏

立之悼哉
之口乃謂
詩大夫曰
為樂耳國
何患無君
子。

奔莒。高張晏圉弦施奔魯。田乞使召陽生於魯。至而
匿之。十月丁卯立之。將盟。鮑牧醉而往。其臣差車鮑
點曰。此誰之命也。陳子曰。受命于鮑子。牧曰。女忘君
之為孺子牛而折其齒乎。而背之也。陽生稽首曰。若
我。可不必亡。一大夫。若我。可不必亡。一公子。義則
進。否則退。敢不唯子是從。鮑牧懼曰。誰非君之子。乃
受盟。陽生立。是為悼公。遷荼於駘。不至殺之。悼公之
在魯也。季康子以其妹妻之。即位逆之。季魴侯通焉。

吳弘基曰
鮑牧此論
應前誰非
君之子。

女言其情弗敢與也。公怒。一年使鮑牧帥師伐魯。取
謹及闡。且使請師于吳。將以伐魯。人歸季姬嬖。乃
歸其侵地。鮑牧又謂群公子曰。使女有馬千乘乎。或
訴之。公殺鮑牧。三年使公孟綽辭師于吳。吳子怒。四
年。吳師伐我南鄙。國人弑公。赴于吳師。吳徐承帥舟
師。將自海入齊。人敗之。吳師乃還。國人立悼公子
壬。是為簡公。簡公元年。國書帥師伐魯。冉有敗之。而
還。吳子復伐我。國書禦之。我師敗績。國書死。簡公之

陳仁錫曰。雖極亂之朝。未嘗無敢言之士。先幾之哲。田恒之禍。御鞅知之。早矣。索隱曰。殃名為僕御。官亦田氏族。

在魯也。闕止有寵。及即位。使為政。田恒畏之。屢顧於朝。諸御鞅言於公曰。陳闕不可並也。君其擇焉。弗聽。陳逆殺人。闕止執之而逃。陳豹事闕止。闕止欲逐陳氏而立豹。曰。我遠于陳氏矣。遂以告陳氏。四年五月壬申。田恒兄弟四乘如公。闕止出逆之。遂入閉門。闕止歸屬徒攻宮。不勝乃出。追而殺之。公怒。田恒執公于舒州。公曰。吾早從鞅言。不及此。六月。田恒弑簡公立。公弟驁是為平公。自平公立而田氏專齊。割安

平以東為田氏封邑。平公二十五年卒。子宣公積立。

宣公五十一年卒。子康公貸立。二年。韓魏始列為諸

侯。十九年。田恒魯孫和始為諸侯。遷康公海濱。二十

六年。康公卒。呂氏絕祀。田氏卒有齊國。

蘇子曰。三代之得天下。其所以異於後世者。惟不求而得之耳。世之論伊尹太公。多以陰謀奇計歸之。其

說乃與漢陳平魏賈誦無異。夫陳平賈誦之事。張子房荀文若之所不為也。而謂伊尹太公為之乎。太公

吳弘基曰。太子國本也。桓公適庶無辯。嬖妾不明。因承不宜。禍實貽國。故此論獨提為綱。

蓋善用兵。老而不衰。與文王治岐。而司馬兵法出焉。要之皆仁人。豈以詭詐為文武。傾人以自立者哉。管仲相桓公。霸諸侯。一匡天下。使人免左衽之禍。孔子以仁許之。然死不旋踵。適庶爭立。桓公不得葬。幸而不亡。以管仲之智。而不免於此。蓋物有以蔽之。與古者將治天下。必先治家。以為其道當自是。往管仲為大夫。塞門反坫。身備三歸。而桓公內嬖如夫人者六人。其行甚穢。管仲以為不害霸。不禁也。夫古之聖

茅坤曰。器小之論。與一時之欲。相表裡。管仲亦應心服。

人。為君臣父子夫婦之禮。皆有本末。不徒設也。故以舊坊為無用。而毀之者。必有水患。以舊禮為無用。而去之者。必有亂患。古之君子。身修而家治。安而行之。不知其難。而亂自去。今管仲。媮取一時之欲。而僥倖于長久。難哉。桓公季年。將立世子。管仲知其將有適庶之禍。遂與桓公屬孝公於宋襄公。夫使桓公妻妾適庶之分。素明。家事素定。則太子一言立矣。而它人何與哉。蓋管仲智有餘。而德不足。於是窮矣。

按史記晏孺子元年齊秉意茲田乞敗二相乃使
人之魯召公子陽生陽生至齊私匿田乞家田乞
請諸大夫曰常之母有魚菽之祭幸來會飲會飲
田乞盛陽生橐中置坐中央發橐出陽生曰此乃
齊君矣大夫皆伏謁將與大夫盟而立之鮑牧醉
乞誣大夫曰吾與鮑牧謀共立陽生鮑牧怒曰子
忘景公之命乎諸大夫相視欲悔陽生前頓首曰
可則立之否則已鮑牧恐禍起乃復曰皆景公予

也何為不可乃與盟立陽生是為悼公悼公入宮
使人遷晏孺子于駘殺之幕下而逐孺子母芮子
芮子故賤而孺子少故無權國人輕之吳弘基記
楊慎曰晏嬰不入崔陳之黨鄭肅不入牛李之黨
語云君子不黨二子有焉

王維楨曰田常弑簡公仲尼請哀公討不從是年
西狩獲麟春秋絕筆而不復書陳恒事其有所傷
感也夫

鍾惺曰。春秋諸霸佐。皆不及管仲。而齊桓本質較之。晉文楚莊秦穆為最劣。獨以能用管仲勝之耳。是以用管仲則霸。一不用而其敝幾可以亡。管仲病而問相。此何等大事。乃及于易牙開方豎刁庸妄之極。已盡于此一問矣。志氣如此。即幸而聽管仲言。不用三子。又豈能更求賢者而用之。况卒用三子乎。然殺子以適君。忘親以適君。自官以適君。三子所以中桓公而致其問者。正在於此。管仲即

魯以此迎而斬之。可謂妙手。非人情難近五字。是千古觀人用人始終定案。告昏庸之主。語甚簡捷。而第猶不能入。甚矣桓之易惑而難悟也。子曰伯也者。次曰武王。次曰管仲。次曰周公。且次曰蔡州度。

譙周曰以
太王所居
周地為其
采邑故謂
周公

齊太公世家卷二 終

譙周曰以
太王所居
周地為其
采邑故謂
周公

魯周公世家第三

古史十

周公旦者周文王之子而武王之弟也。武王同母兄
第十人。母曰太姒。文王之正妃也。其長子曰伯邑考。
次曰武王。次曰管叔鮮。次曰周公旦。次曰蔡叔度。
次曰曹叔振鐸。次曰邠叔武。次曰霍叔處。次曰康叔
封。次曰冉季載。兄弟唯旦長且賢。逮文王世。任以國
事。邑之於周。凡周之內治。始於室家。而至於國人者。
屬之周公。凡周之外治。所以交接四鄰。至於江漢之

國者屬之召公。故文王之風，周人之詩，謂之周南。諸侯之詩，謂之召南。言二公之治自北而南也。及文王崩，周公相武王伐殷。武王曰：予小子既獲仁人，敢祇承上帝，以遏亂畧。謂周召也。武王克殷，封周公於魯，曲阜。周公留相武王，不統封。既克殷二年，武王有疾，天下未集，群公懼。周公乃為三壇，同墀，請命大王、王季、文王，為壇於南方，北面。周公立焉。植璧秉珪，以冊祝曰：惟爾元孫某，遘厲虐疾。若爾三王，是有丕子之

余有丁曰：按此古禱祀遺意，乃臣子迫切之至情。○索隱曰：有負子之責于天，謂三王負上天之責。

孔安國曰：屏璧與圭，言不得事神。

責於天，以旦代某之身。余仁若考，能多才多藝，能事鬼神，乃元孫不若旦，多才多藝，不能事鬼神，乃命於帝廷，敷佑四方，用能定爾子孫於下地。四方之民，罔不祇畏。嗚呼！無墜天之降寶命。我先王亦永有依歸。今我即命於元龜，爾之許我，我其以璧與珪歸。侯爾命，爾不許我，我乃屏璧與珪。乃卜三龜，一襲吉。公曰：體王其無害，歸納其冊於金縢之匱。明日，而王疾瘳。武王崩，成王少，方諒陰。周公位冢宰，正百工，管射蔡。

刑監殷疑周公不利成王遂以武庚祿父及淮夷叛
周公告太公召公曰我若自嫌不以法正之則周必
亂無以告我先王遂出兵征之二年而罪人皆服然
成王亦以此疑周公公為鷓鴣之詩以貽王王不悟
秋大熟未獲大風雷電禾偃木拔國人震恐二公道
王以發金滕王得書問諸史百執事皆曰信公命我
勿言王感泣命逆周公於東周公卒相成王方就學
周公使其子伯禽與成王處抗世子法於伯禽以示

成王誕保文武受命凡七年既成洛邑詔成王齋祭

文武於新邑而歸政焉古者君在諒陰三年不言百官總已聽于冢宰此三代之

常禮也武王崩成王幼周公位冢宰當國聽政蓋禮然也其所以異者既終三年成王尚幼未能治政故至于七年耳今考於書其說止于此初無攝位之文太史公因秦漢之謬以為周公居攝七年此亦何所據哉夫成王即位稱王矣而周公攝則是二天子也隱公知桓公當立而攝以待之遂致羽文之禍若使隱公如周公當國而不攝王謂公曰我其退即君于雖有諛口禍不至此矣

周命公後四方未定於宗禮亦未克救公功迪將其後監我士師工誕保文武受民亂為四輔周公許焉

答曰。孺子來相宅。其大悖典。殷獻民亂。為四方新辟。作周恭先。予旦以多子。越御事。篤前人成。烈答其師。作周孚先。祭之日。王命史佚。冊告公子伯禽。為公。後於魯。而公留相周。分魯公以大路。大旂。夏后氏之璜。封父之繁弱。殷民六族。條氏。徐氏。蕭氏。索氏。長勺氏。尾勺氏。錫之山川。土田。附庸。廟祀。文王郊享上帝。所以褒顯周公。異於諸侯也。成王歸涖。政周公。作無逸。言殷三宗及周文武。皆以勤勞。抑畏。享國長久。及商

後王耽樂。怠傲。遠者十年。近者四三年。所以戒勸成王者。甚至。是時周公為師。召公為保。相成王。為左右。然召公猶不說。恐成王未能繼先王。君天下。周公乃作書告之。名之曰君奭。言湯之伊尹。太甲之保衡。大戊之伊陟。臣扈。巫咸。祖乙之巫賢。武丁之甘盤。周文武之虢叔。閔天散宜生。泰顛。南宮括。皆能左右其君。保國配天。豈亦當國聽政。而後可哉。故曰。予往暨汝。奭其濟。小子同。未。在。位。誕。無。我。責。召公乃說。

世言周公居攝

召公不說太史公信之今書君頤之篇在洛誥後孔子叙之曰召公為保周公為師相成王為左右召公不說然則召公之不說非不說其聽政蓋不說其歸政也且以召公之賢歷事文武與周公從事老矣而猶疑周公有不順之意則周公將何賴焉周公治周作禮樂致太平退老於豐將沒欲葬成周示不忘所營邑公卒成王葬之于畢從文王示不敢臣周公也周公之子封者八人伯禽在魯其弟嗣周公食采於周世輔王室凡蔣邢茅胙祭或在畿內或在畿外伯禽之就封周公戒之曰我文王之子武王之弟而王之耐父也然我一沐

橫魯在禹
頁徐州代
山之陽蒙
羽大野之
野

三捉髮一飯三吐哺起以待士猶恐失天下之賢人

汝之魯慎無以國驕人伯禽始至國徐夷並起為寇

東郊不開將築城而徐夷擾之乃誓兵于費出兵攻

之徐夷釋魯自救遂以其日築徐夷服費誓既曰甲戌我惟征徐

戎又曰甲戌我惟築所以出兵與築城同日治魯三

年報政周公周公曰何遲也伯禽曰變其俗易其禮

喪三年然後除之故遲太公之封齊五月而報政周

公周公曰何疾也曰吾簡其君臣禮從其俗為也及

後聞伯禽報政遲。曰嗚呼。魯後世其北面事齊矣。夫政不簡不易。民不有近。平易近民。民必歸之。魯公卒。子考公首立。考公四年卒。弟煬公熙立。煬公築矛闕門。六年卒。子幽公宰立。幽公十四年卒。幽公弟潰弒幽公而自立。是為魏公。魏公五十年卒。子厲公擢立。厲公三十七年卒。弟獻公具立。獻公三十二年卒。子真公淖立。真公三十三年卒。弟武公敖立。武公九年與長子括。少子戲。朝周。宣王愛戲。欲立之。仲山甫諫不

韋昭曰。夷宮。宣王祖。父夷王之廟。古者命。爵必於祖。廟。

聽。夏武公歸而卒。戲立。是為懿公。懿公九年。國人與兄括之子伯御弒懿公。而立伯御。伯御十一年。宣王伐誅伯御。而立懿公弟稱。是為孝公。仲山甫言於宣王曰。魯侯肅恭明神。敬事耆老。賦事行刑。必問於遺訓。而咨於故實。不干所問。不犯所咨。於是王命孝公於夷宮。以為侯伯。二十七年。孝公卒。子惠公弗湟立。惠公元妃。孟子無子。其娣穀子生。隱公宋武公生。仲子。仲子生。而有文在其手。曰為魯夫人。惠公娶之。生

吳弘基曰以禘易許棄祖物易君命莫大乎是

陳仁錫曰垣衷而行

○及于難○暈音揮

桓公四十六年桓公卒桓公以適子當立魯人為其少奉隱公攝君事以待之隱公四年宋公為衛州吁乞師以伐鄭公不許公子暈固請以師會之五年春公觀魚于棠臧僖伯諫不聽八年春鄭伯以太山之禘易許田釋太山而祀周公十年二月公會齊侯鄭伯於仲丘謀伐宋公子暈先期往十一年公子暈請殺桓公以求太宰公曰為其少故也吾將授之矣使營菟裘吾將老焉暈懼反譖公於桓公使賊弒公於

為氏立桓公桓公二年宋督弒其君與夷及其大夫孔父公會諸侯於稷以成宋亂取郟大鼎於宋納於太廟臧哀伯諫曰武王克商遷九鼎於洛邑義士猶或非之而况將昭違亂之賂器於太廟其若之何公不聽北戎病齊鄭世子忽救齊大敗戎師諸侯之大夫戍齊齊人饋之餼使魯為之班浚鄭鄭忽怒十年齊侯衛侯鄭伯來戰於郎十八年公會齊侯於濼遂與夫人如齊夫人齊襄公之妹也未嫁而襄公通之

申繻諫曰。女有家。男有室。無相瀆也。易此必亂。不聽。
齊侯復通焉。公謫之以告。四月丙子。齊侯享公。使公
子彭生乘公。公卒於車。魯人告於齊。請以彭生除惡。
齊人殺彭生。子莊公同立。元年三月。夫人孫於齊。夏
單伯送王姬。以齊讎。故築王姬之館於外。二年十二
月。夫人享齊侯於禚。四年二月。夫人享齊侯於祝丘。
冬。公及齊人狩於禚。五年正月。夫人如齊師。七年春。
夫人會齊侯於防。冬。又會于穀。八年。公及齊師圍郕。

郕降於齊師。仲慶父請伐齊師。公曰。我實不德。齊師
何罪。姑務脩德。以待時乎。師還。冬。齊人弒襄公。公子
糾來奔。九年春。公及齊大夫盟於莒。夏。公伐齊。納子
糾。齊小白自莒先入。八月。公及齊師戰於乾時。我師
敗績。齊人以兵脅我。為之殺子糾于生竇。將以管仲
與齊。施伯言於公曰。管仲賢者。齊將用之。非殺之也。
齊用管仲。必為魯患。不如殺而與之。公不聽。齊人卒
相管仲。十年。齊師伐我。公將戰。曹劌請見。問何以戰。

陳仁錫曰
初納之而
完殺之春
秋時反反
姓往如此

穆少春曰桓公娶於

齊而罹彭生之禍何其辱也嚴公復聚于齊丹刻桓廟以誇之茲不數為人矣

唐順之曰按三家之始孟為慶父後叔為牙後季

公曰衣食所安弗敢專也必以分人對曰小惠未徧民弗從也公曰犧牲玉帛不敢加也必以信對曰小信未孚神弗福也公曰小大之獄雖不能察必以情對曰忠之屬也可以一戰公與之乘戰於長勺大敗齊師十三年公會齊侯盟於柯始及齊平二十年夫人姜氏如莒二十一年夫人姜氏卒二十二年公如齊納幣二十三年公如齊觀社曹劌諫不聽將納夫人丹桓宮楹而刻其楠御孫諫不聽夏公如齊逆女

秋公至自齊公之嬖孟任夫人要公八月丁丑乃入大夫宗婦覲用幣御孫曰男贄大者玉帛小者禽鳥女贄不過榛栗棗脩今男女同贄是無別也男女之別國之大節也而由夫人亂之無乃不可乎又不聽孟任之子曰般圍人犖有罪般鞭之公曰犖有力焉不如殺之未及殺也公母弟三人長曰慶父次曰牙次曰季友公疾問後於叔牙牙曰慶父材問於季友友曰臣以死奉般公曰牙欲立慶父柰何季友以

為季友後
史記曰使
鍼季叔飲
射牙以鳩

鍾惺曰季
友是忠孝

至性有權
善人
陳子龍曰
桓公用刑
如此烏得
不霸

君命命牙待於鍼巫氏使鍼季醜之曰飲此則有後
於魯不然死且無後牙死立射孫氏三十二年八月
公卒慶父使犇賊般季友奔陳慶父奔齊齊人立哀
姜之娣射姜之子開是為閔公元年及齊侯盟
於落姑召季友於陳而復之冬齊侯使仲孫湫來省
難二年慶父使卜齧賊公於武闈慶父通於哀姜哀
姜欲立之亂作季友以莊公子申適邾慶父奔莒哀
姜孫於邾季友以申入立之是為僖公以賂求慶父

於莒而殺之立孟孫氏齊桓公召哀姜殺之於夷以
其尸歸季友之生也桓公卜之曰男也其名曰友在
公之右間於兩社為公室輔季氏亡則魯不昌及生
有文在其手曰友遂以命之其後為季孫氏僖公元
年賜季友汶陽之田及費十六年公會諸侯於淮十
七年滅項齊人以為討而止公秋夫人姜氏會齊侯
於卞乃免公齊桓公卒十八年宋襄公伐齊納孝公
師救齊不克二十一年邾人滅須句須句子來奔為成

風故公伐邾二十二年春公伐邾取須句納須句子
秋及邾人戰於升陘公小邾不為荀敗焉邾人獲公
胄二十六年春齊人侵我西鄙夏齊人伐我北鄙公
使展喜詞焉齊師還公以楚師伐齊取穀二十七年
楚子及諸侯圍宋公會諸侯盟於宋二十八年晉文
公伐曹衛楚人救之公使公子買戍衛楚師敗公畏
晉殺買以說夏公會諸侯於踐土冬復會諸侯於溫
晉人為衛元咺執衛侯歸之京師三十年使醫醜之

按國語曰
衛侯聞其
戚文仲之
為也使納
賂焉辭曰
外臣之言
不越境不
敢及君

不死臧孫辰言於公曰衛君殆無罪矣刑五而已無
有隱者隱乃諱也今晉人醜衛君不死亦不討其使
者諱而惡殺之也有諸侯之請必免之臣聞班相郵
也故能有親君曷請衛君以示親於諸侯且以動晉
公說納王於王與晉侯皆十穀乃免衛侯自是晉人
聘於魯加諸侯一等三十一年晉人分曹地以畀諸
侯予我濟西田三十二年十二月僖公卒魯自慶父
之禍政事不舉僖公選賢任能修兵革治牧圉新闕

宮泮宮。魯人善之。季孫行父請於周侯史克頌之。魯頌是也。子文公興立。二年，晉人以公不朝來討。公如晉。晉人使陽處父盟公。八月丁卯，大事於太廟。躋僖公三年，晉人懼其無禮，請改盟。公如晉，及晉侯盟。七年，公子遂娶於莒，公孫敖如莒涖盟，且為遂逆。見之，美而自取之，遂將攻之。公止之，使遂舍之。敖反之。八年，公孫敖奔莒，從己氏。十四年九月，齊商人弑其君舍而自立，舍魯甥也。告於王，將以王寵求其母於齊。

王使單伯如齊，人執之，并執子叔姬。十五年春季，季孫行父以單伯叔姬故如晉，齊人釋單伯。秋，齊人侵我西鄙，行父復訴於晉，侯會諸侯於扈，將討齊取賂而還。齊人歸子叔姬。齊侯謂諸侯無能為也。復伐我西鄙。十六年春，及齊平。公疾，四不視朔。使季孫行父盟齊，侯不信，使公子遂納賂，乃盟於鄆丘。十七年夏，齊侯伐我北鄙。六月癸未，公及齊侯盟於穀。十八年二月，文公卒，公娶於齊曰哀姜，生惡及視二妃。

樓史記文
十八年冬
十月襄仲
叔子惡及
視而倭是
為宣公哀
姜歸齊哭
而過市曰
夫牛襄仲
為不道殺
適立庶市
人皆哭魯
人謂之哀
姜鍾惺曰
魯兩哀姜
襄仲公子

遂也。

吳弘基曰
履訟丘甲
竭稅疲民
作法于涼
莫此為甚

敬嬴生倭敬嬴嬖而私事公子遂且屬其子故遂欲
立之叔仲彭生不可遂請於齊侯許之十月遂殺
惡及視而立倭是為宣公彭生死之哀姜歸於齊魯
由此公室卑三桓強莒太子僕弑其君以其寶玉來
奔公命與之邑季孫行父使出之竟宣公以篡立求
定於齊元年會齊侯於平州賂之以濟西田四年秋
公朝于齊五年春公朝於齊為高固止公以求叔
姬許之七年冬公會諸侯於黑壤晉人以公不朝止

公以賂免九年春公朝於齊十年春公朝於齊以
我服故歸濟西田四月齊侯元卒公如齊奔喪十五
年初稅畝公子遂之子曰公孫歸父有寵於公將去
三桓以張公室十八年與公謀而聘於晉將以晉人
去之冬公卒子成公黑肱立季孫行父言於朝曰使
我殺適立庶以失大援者仲也夫遂逐東門氏歸父
還及笙壇帷復命於介袒括髮即位哭三踊而出遂
奔齊宣公季年不復事齊將以楚師伐之莊王卒楚

師不出。成公元年，為齊難故，作丘甲。二年春，齊侯伐我北鄙，臧孫許如晉乞師。晉使郤克帥師伐齊。六月，癸酉，季孫行父、臧孫許、叔孫僑如、公孫嬰齊會晉師及齊侯，戰於鞞。齊師敗績，齊人歸我汶陽田。楚人以我用晉師故，冬，楚公子嬰齊帥師伐我，使仲孫蒧以賂求平於楚。十一月，公及諸侯之大夫盟於蜀。晉人惡之而不能禁。四年夏，公朝於晉。晉侯不敬，歸將叛。晉季孫行父曰：「晉雖無道，國大臣睦而邇於我，諸侯

聽焉，未可以貳。」乃止。八年春，晉侯使韓穿來言汶陽之田歸之於齊，自是諸侯貳於晉。十年五月，晉侯孺卒，公如晉弔。晉人以公貳於楚，止公使送葬。諸侯莫在，魯人耻之。十一年，公請受盟，晉人歸公。叔孫僑如通於穆姜，欲去季孟而取其室。十六年，公將會晉師伐鄭，穆姜送公使，逐二子。公辭以晉難，待於壞隕。申宮傲備，設守而後行，故不及其戰。晉既敗楚於鄆陵，秋，復會諸侯於沙隨。僑如賂郤欒，使告曰：「魯侯待於

壞墮以待勝者。晉侯不見公。公歸。復會諸侯伐鄭。將行。姜又命公如初。公又申守而行。僑如復告郟。欒曰：季孟將叛晉。若止行父而殺之。我斃蒍也。而事晉蒍有貳矣。九月，晉人執行父於茗丘。公還待於鄆。使子叔嬰齊請於晉。士燮知僑如之情，乃許魯平。而赦行父。十月，出僑如而盟之。僑如奔齊。十八年，晉悼公立。公往朝焉。八月，成公卒。子襄公午立。生三年矣。襄公二年，仲孫蒍會諸侯之大夫於戚。謀鄭蒍言於智

韋昭曰：魯舊有三軍，其後削弱，二軍而已。季武為三軍，三家各

瑩請城虎牢以逼鄭。晉人從之。鄭人乃成。三年，公朝於晉。及晉侯盟於長樗。五年十一月，季孫行父卒。家無衣帛之妾，無食粟之馬，無藏金玉，無重器。倘君子稱其忠。九年冬，公會諸侯伐鄭。晉侯與公燕於河上。問公之年，曰：可冠矣。還及衛，冠於成公之廟。假鐘鼓焉。十一年正月，作三軍。三分公室，三桓各有其一。季氏使其乘之人，以其役邑入者，無征不入者，倍征。孟氏使半為臣，若子若弟。叔孫氏使盡為臣。十五年夏

征其一

齊侯伐我，圍成。成郛，邾人伐我南鄙。十六年，齊再伐我，叔孫豹以齊難告於晉。十七年秋，齊侯伐我，圍桃。高厚伐我，圍防。冬，邾人伐我南鄙。十八年秋，齊師伐我北鄙。冬，公會諸侯，圍齊。十九年春，盟於祝柯。晉人以我故，執邾子，取邾田。自濼水。冬，齊及晉平。魯人懼，城武城。二十年秋，仲孫速帥師伐邾。二十一年，公如晉，拜師及邾田。季孫宿無適，子公彌長而愛紇，欲立之。訪於申豐，豐不可。訪於臧紇，紇立之。仲孫速之

按史記襄公二十二年，孔丘生。

子秩與羯也。羯使人謂公彌，苟得立，請讎臧氏。仲孫速卒，公彌立。羯孟氏告季孫曰：臧氏將為亂，不使我葬。臧孫聞之，以甲自從。季孫信之，命攻臧氏。臧紇奔邾，乃立臧為。二十七年，晉趙武、楚屈建會諸侯於大。夫盟於宋。二十八年，為宋之盟，故公朝於楚。及漢，楚康王卒，遂行。二十九年，送葬而還。及方城，季氏取卞，使公治。以書告曰：聞守卞者將叛，臣帥徒以討之。既得之矣。公曰：欲之而言叛，祇見踈也。謂公治，吾可以

入乎對曰君實有國誰敢違君公欲無入榮駕驚賦
式微乃歸晉侯使司馬侯來治杞田三十一年公作
楚宮叔孫豹曰君欲楚也夫若不復適楚必死是宮
六月公卒於楚宮立敬歸之子野九月子野卒立敬
歸之娣齊歸之子裊叔孫豹不欲曰太子死有母弟
則立之無則立長年均擇賢義均以下古之道也非
適嗣何必娣之子且是人也居喪而不哀在感而有
嘉容是謂不度不度之人鮮不為患若果立之必為

季氏憂季孫宿不聽卒立之比及葬三易衰衾衽如
故衰於是昭公元年十九年矣猶有童心君子知其不能
終也昭公元年叔孫豹會諸侯之大夫於虢季孫宿
伐莒取鄆楚公子圍將戮魯使晉樂王鮒求貨於豹
豹不與謂其人曰諸侯之會衛社稷也若我以貨免
魯必受師雖怨季孫魯國何罪叔出季處有自來矣
吾又誰怨晉趙武聞之固請諸楚而免之四年十二
月叔孫豹卒初豹夢天壓已顧而見人號之曰牛助

按春秋昭
公五年春
三正月舍
中軍襄十
一年始立
中軍至是
舍之左氏
云舍中軍
軍公室也

太史公曰
二家北面
為臣親攻
昭公昭公
以奔至其
揖讓之禮
則從矣而
行事何其
戾也

余乃勝之。他日見其人，未問其名，以牛呼之，曰：唯遂。使為豎，有寵，長使為政。豹有疾，牛讒其子孟，殺之。後讒其子仲，逐之。告人曰：夫子疾病，不欲見人，遂去其飲食，豹以饑死。牛立其子媯，而相之。五年正月，舍中軍，四分公室。季氏擇二，二子各一，皆盡征之，而貢於公。叔孫婁即位，朝其家。衆曰：豎牛禍叔孫氏，殺適立庶，必速殺之。牛懼奔齊。孟仲之子殺之。公如晉，自郊勞，至於贈賄，無失禮。晉侯謂女叔齊曰：魯侯不亦善。

於禮乎？對曰：魯侯焉知禮？夫禮所以守其國，行其政，令無失其民者也。今政令在家，不能取也。有子家羈，不能用也。干大國之盟，陵虐小國，公室四分，民食於他，為國君難將及身，是之不卹，而習儀以亟言，善於禮，不亦遠乎？七年，楚靈王成章華之臺，將與諸侯落之，使蘧啟疆來召公。公如楚，晉人復治杞田，以成與之。十年七月，季孫意如伐莒，取郟，獻俘，始用人於亳社。十一年五月，夫人齊歸卒，大蒐於比蒲。九月，葬齊。

歸公不感。晉叔向聞之曰：君有大喪而不廢蒐，不忌君也。君無感容，不顧親也。國不忌君，不顧親，能無卑乎？殆其失國。明年夏，公如晉，以鄭故。晉人辭公至河而復。季氏之臣南蒯意如不禮焉。蒯謂公子慙，吾出季氏而立子歸其室於公。我以費爲公臣，慙許之。南蒯語叔仲小，欲構季孫叔孫婼與意如。皆三命。小謂意如曰：三命逾父兄，非禮也。意如使謂婼，怒。意如懼，歸罪于小。故叔仲小、南蒯、公子慙三人謀季

氏，慙以告公。從公於晉。南蒯懼，不克，以費叛。如齊，公子慙還及郊，亦奔齊。十三年秋，公會諸侯於平丘。以鄭故，公不與盟。晉人執季孫意如以歸。冬，公如晉。人辭公至河而復。子服椒謂晉荀吳曰：魯事晉，何以不如夷之小國？若爲夷棄之，使事齊楚，其何瘳於晉？荀吳告韓起曰：楚滅陳，蔡不能救，而爲夷執親安用之？乃歸季孫。十五年冬，公如晉。人猶以鄭故止公。十六年夏，公至自晉。十七年六月甲戌朔，日有食之。

祝史請所用幣。叔孫婁曰：日有食之，天子不舉伐鼓於社，諸侯用幣於社，伐鼓於朝，禮也。季孫意如禦之曰：止也。唯正月朔，慝未作，日有食之，於是乎有伐鼓用幣。其餘則否。太史曰：在此月也。日過分而未至三辰有災。於是百官降物。君不舉辟，移時樂奏鼓。祝用幣。史用辭。故夏書曰：辰不集於房，瞽奏鼓，奮夫馳，庶人走。此月朔之謂也。當夏四月，是謂孟夏，意如弗從。婁曰：夫子將有異志，不君矣。二十三年春，邾人城。

周禮曰：鸚
鷦不踰濟
公羊傳云
非中國之
禽宜六而
巢

翼還自離姑。武城人塞其前，斷其後之木，而弗殊。邾師過之，推而廢之，遂取邾師。邾人愬於晉，人來討。叔孫婁如晉，人執之。二十四年春，婁至自晉。二十五年春，有鸚鷦來巢。師已曰：異哉！文成之世，童謠曰：鸚鷦之，鷦之。公出辱之。鸚鷦之羽，公在外野，往饋之馬。鸚鷦踈，公在乾侯。徵褰與禰，鸚鷦之巢，遠哉悠。禰父喪勞，宋父以驕。鸚鷦，鸚鷦往歌來哭。今鸚鷦來巢，其將及乎？季公若，郈昭伯，臧昭伯，與季氏皆有怨。

易弘基曰
若成謀國
物有真見
且未有去
一國惡而
左支右詘
者宜乎禍
不旋踵

公若獻弓於世子爲與之出射謀去季氏爲告公弟
公果公賁公果告公公告臧孫臧孫以難告邱孫邱
孫以可勸告子家羈曰讒人以君僥倖事若不克
君受其名不可爲也舍民數世以求克事不可必也
且政在焉其難圖也弗聽叔孫婁如闕九月戊戌遂
伐季氏意如登臺請待於沂上以察罪弗許請囚於
費弗許請以五乘亡弗許子家羈曰君其許之政自
之出久矣隱民多取食焉爲之徒者衆矣日人慝作

弗可知也君必悔之弗聽邱孫曰必殺之叔孫氏之
司馬馮戾帥徒以救季氏孟氏從之遂伐公徒子家
羈曰諸臣僞劫君者而負罪以出君止意如之事君
不敢不改公曰余不忍也遂行孫於齊景公欲以
千社待公喜子家羈曰失魯而以千社爲臣誰與
之立齊君無信不如早之晉叔孫婁自闕歸責意如
意如稽顙將納公婁如齊與公言將安衆而納公歸
而意如有異志婁齊於寢使祝宗祈死遂自殺二十

史記昭公
如鄆齊景
公使人賜
昭公書自

謂主君昭
公耻之怒
而去乾侯
○服虔曰
大夫稱主
比公于大
夫故稱主
君

六年春齊人取鄆公至自齊居於鄆夏公以齊師圍
成二十七年秋諸侯之大夫會於扈謀納公宋衛皆
利納公晉士鞅取貨於季孫不克納孟懿子陽虎伐
鄆將逆公及鄆人戰敗之冬公如齊侯饗公使宰
獻而請安子家羈以君出二十八年春公如晉子家
羈請待命於竟弗聽晉人使公復於竟而後逆之居
於乾侯杜預曰乾侯晉境內邑二十九年春公至自乾侯居於
鄆齊侯使高張來唁公稱主君羈曰齊卑君矣君祇

辱焉復如乾侯意如每歲歸公馬及從者之衣屨公
執歸者賣之乃不復歸公使公衍獻龍輔於齊侯齊
侯喜與之陽穀公衍公為之生也其母偕出請相與
偕告公為實後而毋先告遂為太子公私喜於陽穀
而思於魯曰務人為比禍也且後生而為兄其誣也
父矣乃黜之而以公衍為太子三十一年晉侯將以
師納公范鞅曰若召季孫而不來則信不臣矣然後
伐之若何晉人召意如鞅使私焉曰子必來我受其

無咎。意如會晉荀躒於適。歷意如請從君而歸。子家
羈曰：君與之歸，一慙之，不恐而終身慙乎？公曰：諾。衆
曰：必逐之。荀躒以晉侯之命唁公，且請公歸。公曰：
所能見夫人者，有如河。荀躒掩耳而走，曰：寡君其罪
之，恐敢與知魯國之難。退謂意如：君怒未怠，子姑歸
祭。子家羈曰：君以一乘入於魯師，意如必與君歸。公
欲從之，衆從者脅公，不得歸。三十二年十二月，公卒
於乾侯。魯人立公弟宋，是為定公。元年夏，叔孫不敢

其弘基曰：癸亥喪入，戊辰即位，越五月耳。道南之墓，將溝焉，抑又甚矣，其忍乎？孰不可忍？陳子龍曰：此定公即位，孔子不仕之義，及為司寇而

逐公之喪於乾侯。意如使不敢召子家羈，將用之。羈
不見喪，及壞墮，公子宋先入，從公者皆自壞墮反。六
月癸亥，公之喪至。自乾侯。戊辰，公即位。意如使役如
闕公氏，將溝焉。又欲為公惡謚，問於榮駕鸞。駕鸞不
可，乃止。秋七月，葬昭公於墓道南。孔子之為司寇也，
溝而合諸墓。二年五月，雉門及兩觀災。五年六月，季
孫意如卒。陽虎將以璠璣飲，仲梁懷弗與，曰：改步改
玉。陽虎欲逐之，公山不狃曰：彼為君也。子何怨？九月

卷三

合昭于墓
志少安耳

吳弘基曰
差快人意

惜非其任
此之人

陽虎囚季孫斯及公父歆而逐仲梁懷十月殺公何
藐已丑盟季孫於稷門之內庚寅大誣公父歆秦造
皆奔齊六年春公為晉侵鄭陽虎將害季孟使不假
道於衛人知虎之為也不問夏季孫斯如晉獻鄭
俘陽虎彊使仲孫何忌往報夫人之幣晉人兼享之
七年春齊人歸鄆陽關陽虎居之以為政秋齊國夏
伐我西鄙陽虎使季孟甯軍齊師齊師墮伏而待之
公歆處父苦夷欲殺虎懼乃還不敗陽虎欲去三

桓以季寤更季氏以叔孫輒更叔孫氏己更孟氏八
年冬十月順祀先公而祈焉將享季氏於蒲圃而殺
之戒都車曰癸巳至公歆處父知之告孟孫曰亂必
及子先備諸乃與孟孫以壬辰為期陽虎以季孫斯
如蒲圃斯奔孟氏陽虎劫公與叔孫不敢伐孟氏公
歆處父以成人伐敗之陽虎如公宮取寶玉大弓以
出入於謹陽關以叛九年四月得寶玉大弓六月伐
陽關陽虎奔齊已而奔晉趙氏十年春及齊平夏公

會齊侯於夾谷。孔丘相齊人，使萊人以兵劫公。孔丘以公退，曰：「士兵之兩君合好，而裔夷之俘以兵亂之，非齊君所以命諸侯也。」齊侯聞之，遽避之，終事齊卒，不能加魯。齊人愧焉，乃歸鄆、驪、龜陰之田。十一年冬，及鄭平，自是始叛晉。十二年，仲由為季氏宰，請墮三都。春，叔孫氏墮郕，將墮費。公山不狃、叔孫輒帥費人襲魯，公與三子入季氏之宮，登武子之臺。費人攻之，入及公側。孔丘命申句須、樂頌下伐之。費人北，國人

陳仁錫曰：子由之史，史中經也。

追之，敗諸姑蔑。二子奔齊，遂墮費。將墮成，公斂處父不可。十二月，公圍成，弗克。齊人畏魯之用孔丘也，以女樂來饋季孫斯，受之。三日不朝，孔子去魯。十四年夏，公會齊侯、衛侯於牽，救晉叛臣。范中行氏十五年五月，定公卒，子哀公蔣立。三桓每歲更伐邾，取濼、東田及沂西田。三年五月，桓宮僖宮災。四年六月，亳社災。七年夏，公會吳於郟。吳徵百牢，曰：「宋百牢，我魯不可以後。」宋子服何對曰：「先王未之有也。」周禮上物不

過十二。以爲天之數也。吳人弗聽。何曰：吳將亡矣。棄天而背本，不典，必棄疾於我。乃與之。太宰嚭召季孫季孫，使端木賜辭焉。乃免。反自郟，以吳爲無能爲也。季孫斯欲伐邾，饗大夫而謀之。子服何曰：小所以事大，信也。大所以保小，仁也。背大國不信，伐小國不仁。失二德者，危將焉保。孟孫曰：二三子以爲如何。惡賢而逆之，對曰：知必危，何故不言。魯德如邾，而以衆加之，可乎。不樂而出。秋，公伐邾，入之。師晝夜掠，以邾

子益來。邾大夫茅夷鴻以束帛乘韋請救於吳。八年春，吳伐我，克武城、東陽，次於泗上。微虎欲宵攻吳，屬徒三百人，有若與焉。或謂季孫不足以害吳，而多殺國士，乃止。吳王聞之，一夕三遷。吳人行成，將盟。子服何曰：楚人圍宋，易子而食，柝骸而爨，猶無城下之盟。我未及虧而有城下之盟，是棄國也。吳輕而遠，不能久。請少待之，弗從。吳人盟而還。齊悼公之在魯也，季氏以其妹妻之，即位而逆之。季魴侯通焉，弗敢與也。

齊侯怒。五月齊鮑牧伐我。取讎及闡。齊侯使如吳。請師。將以伐我。乃歸邾子。秋及齊平。齊逆季姬以歸。嬖。十二月齊人歸讎及闡。九年春齊侯使辭師於吳。子怒。冬吳人來倣師。將伐齊。十年公會吳子邾子邾子伐齊。人弒悼公。以說。十一年春齊國書帥師伐我。季氏之宰冉求勸季孫戰。二子皆不欲。彊而後可。孟孺子洩帥右師。冉求帥左師。及齊師戰于郊。右師奔。左師獲甲首八十。齊人不能師而遁。夏公會吳伐

齊。吳獲齊國書。季氏用冉有之功。思孔子。以幣召之。孔子自衛歸魯。季孫斯欲用田賦。使冉有訪諸孔子。孔子言其不可。弗聽。十二年春用田賦。十二月螽。季孫斯問之孔子。孔子曰。火伏而後螻蟻者畢。今火猶西流。司歷過也。十四年春狩于大野。獲麟。以為不祥。以賜虞人。孔子觀之。曰。麟也。然後取之。六月齊田恒弒其君壬。孔丘告於公。請討之。不聽。孟孺子洩與成宰公孫叔有怨。八月孟孫卒。成人奔喪。弗納。十五年成

叛於齊。冬及齊平。子服何如齊。子貢爲介。田恒曰：寡君願事君，如事衛君。子貢對曰：寡君之願也。昔晉人伐衛，齊爲衛故，伐晉冠氏，喪車五百，因與衛地。自濟以西，襍媚杏以南，書社五百，吳人加敝邑，以亂齊，因其病，取讎與闡。寡君是以寒心，若得視衛君之事，君則固所願也。田恒病之，乃歸成。十六年四月，孔子卒。十七年，公會齊侯，盟於蒙。仲孫蕘相，齊侯稽首，公拜。齊人怒，蕘曰：非天子寡君無所稽首。二十一年，齊人

責稽首。秋，公及齊侯盟於顧。公子荆之母嬖。二十四年，公將以爲夫人，使宗人釁夏獻其禮。對曰：無之。公曰：立夫人大禮也，何故無之？對曰：周公及武公娶於薛，孝惠娶於商，自桓以下，娶於齊，此禮也。則有若以妾爲夫人，則固無其禮也。公卒立之，而以荆爲太子。國人始惡公。閏月，公如越，得太子適郟，將妻公，而多與之地。季孫懼，因太宰嚭納賂，乃止。二十五年六月，公至自越。季孟逆於五梧，郭重僕公，以季孟燕蕘爲

祝惡郭重曰何肥也斯曰請飲蔬也以魯國之密邇
 仇讐臣是以不獲從君免於大行又謂重也肥公曰
 是食言多矣能無肥乎飲酒不樂公與大夫始有惡
 二十七年越子使后庸來聘且言邾田封於駘上二
 月盟於平陽三子皆從季孫病之言及子貢曰若在
 此吾不及此四月季孫斯卒公弔焉降禮公患三桓
 之侈也欲以諸侯去之三桓亦患公之妄也故君臣
 多間公遊於陵阪遇孟孫曰請問余及死乎對曰臣

杜預曰
 氏即有山
 氏

無由知之三問不答公欲以越去三桓八月公如公
 孫有陘氏因孫于邾乃遂如越國人施公孫有山氏
 公卒於越案子貢言哀公不沒于魯而史記稱哀公
 自越歸卒于有山氏歸于有山氏而不歸
 國事未可信也子悼公寧立三桓益強魯如小侯三十七年
 悼公卒子元公嘉立二十一年卒子穆公顯立穆公
 以公儀子為相子柳子思為臣然不能用三十三年
 穆公卒子共公奮立二十二年卒子康公屯立九年
 卒子景公匱立二十九年卒子平公叔立是時六國

皆稱王。三十二年，平公卒，子文公賈立。二十三年，卒。子傾公讎立。十九年，楚伐我，取徐州。二十四年，楚考烈王伐滅魯，傾公亡，遷於卞，為家人，卒於柯。魯不祀。蘇子曰：魯自宣公殺其世子而自立，公室遂卑。三桓分有其民而竊咻之，民知有大夫而不知有君。襄公二十九年，季武子取卞，公還自楚，不敢入，歸而不敢問。蓋魯君之失國也久矣。至昭公，不忍其詢，未能收民而舉兵攻之，遂以失國。哀公孤弱，甚於昭公，又欲

以越人攻之，終亦出死於越。嗟夫！棄民五世而欲一朝收之，宜其難哉。昔齊晏子嘗告景公以田氏之禍，公問所以救之者。晏子曰：唯禮可以已之。在禮家施不及國，而大夫不收，公利。景公稱善，而不能用。齊卒以亡。語稱哀公問社於宰我，我對曰：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栢，周人以栗。曰：使民戰栗。孔子聞之曰：成事不說，遂事不諫。既往不咎。予嘗考之，以為哀公將去三桓而不敢正言。古者戮人於社，其託於社者有意於

誅也。宰我知其意而亦以隱答焉。其曰使民戰栗以誅告也。孔子知其不可。曰此先君之所為植根固矣。不可以誅戮齊也。蓋亦有意於禮乎。不然何答予之深也。孔子曰禮樂征伐自諸侯出。十世希不失矣。自大夫出。五世希不失矣。陪臣執國命。三世希不失矣。自隱至昭而逐於季氏。凡十世。自宣至定而制於陽虎。凡五世。虎不逾世而敢自是三桓微散沒不復見。而魯公室雖微不絕。遂與戰國相終始。蓋以臣僭君。不義而得民。要以其力自斃。君雖失衆而其實無罪。久則民將哀之。其勢固當然哉。

按鄭伯以太山之祊易許田。穀羊傳曰祊者鄭伯之所受命於天子。而祭太山之邑也。許田乃魯之朝宿之邑。天子在上。諸侯不得以地相與。○糜信曰鄭以祊不足當許田。故復加璧。○季武子為三軍。叔孫穆子曰不可。天子作師公帥之以征不德。元侯作師卿帥之以承天子。諸侯有卿無軍。伯子

男有大夫無卿。今我小侯也。處大國之間。繕供賦。以共從者。猶懼有討。若爲元侯之所以怒大國。無乃不可乎。季康子欲以田賦。使冉有訪諸仲尼。仲尼不對。私于冉有曰。求來。汝不聞乎。先王制土。藉田以力。而砥其遠邇。賦里以入。而量其有無。任力以夫。而議其老幼。于是有鰥寡孤疾。有軍旅之出。則徵之。無則已。其歲收田一井。出稷禾秉芻。缶米。不過是也。先王以爲足。若子季孫欲其法也。則

有周公之藉矣。若欲犯法。則苟而賦。又何訪焉。
吳
弘基記

吳弘基曰。齊魯報政。三公便已。斷定必強必弱之運。齊之強。無救於速亡。魯之弱。苟延于遲。純大都魯國局面。如周家周轍既東。僅懸空號。而強毅諸侯。猶顧名忌憚。不敢驟食其弱也。雖然。如小侯爲家人弱之禍。寧不痛于強欲去。餼羊豈忍觀此。如綫哉。

揚慎曰。序武王同母兄弟十人之為支為本。賢否成敗。條分晰列。可為敘支派之法。

魯周公世家卷三 終

揚。後。曰。序。武。王。同。年。九。年。十。八。之。為。支。為。本。賢。者。
成。敗。條。分。漸。列。可。為。敘。文。之。法。

書。周。公。世。家。卷。三。終

